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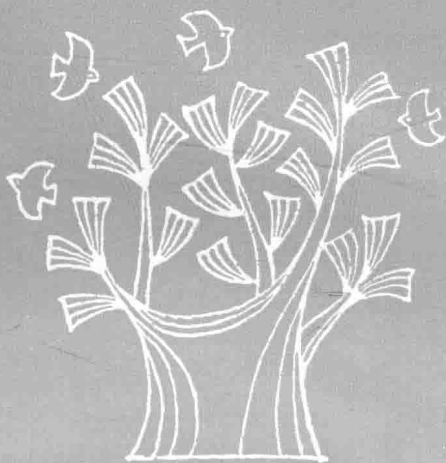
少年文库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童话选

施雁冰 周基亭 选编



上海童话选

施雁冰 周基亭 选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沪)新登字 476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了建国四十年来上海作家30人的童话佳作30篇。其中既有《一只想飞的猫》《“没头脑”和“不高兴”》等老作家的代表作,也有《黑猫警长》《特别通行证》等中青年作家的得奖作品。有的富有民族色彩,有的充满现代气息,有的具有科幻味道。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名篇荟萃,群贤毕至,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上海童话创作的实绩。

上 海 童 话 选

施雁冰 周基亭选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联昌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199,2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2,001—32,000

ISBN 7-5324-1308-X/I-6 2((凡))

责任编辑
装帧插图

丁强龄
吉学延
戎朱树忱
王詹同渲
刘泽岱诚
金石初
孟元林
陆建颖
童

目 录

一只想飞的猫·····	陈伯吹	1
孔雀的焰火·····	钟子芒	28
“没头脑”和“不高兴”·····	任溶溶	39
大街上的龙·····	任大星	50
来历不明的病人·····	叶永烈	71
像蜜蜂那样的苍蝇·····	贺 宜	87
忙碌的夜班·····	鲁 克	101
国王登上了飞碟·····	包 蕾	109
我那块乒乓板·····	郑 马	122
一篇没有完的童话·····	鲁 兵	132
红面马猴飞飞·····	李楚城	136
狼毫笔的来历·····	洪汛涛	156
黑猫警长(节选) ·····	诸志祥	173
斯芬克司和中国少年·····	何公超	190
欢天喜地过生日·····	方轶群	194
女孩子城来了大盗贼·····	彭 懿	197

宇宙鲸鱼	金逸铭	212
呱呱的故事	任霞苓	215
谁是木偶人	戴臻	221
神秘的咒语	王晓玉	228
“太集”活动兴衰记	任哥舒	241
大头蟋蟀自述	庄大伟	256
“菲菲九”魔幻剂	朱效文	260
彻底报废的塑像	汪习麟	274
笼中鸟	李仁晓	280
小路，小路	绍禹	288
未完成的	周基亭	294
一串快乐的音符	张秋生	304
特别通行证(节选)	周锐	311
最后的母爱	洪祖年	323

一只想飞的猫

陈伯吹

——豁啦啦！

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槛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砸成两半。

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

“那算得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

“嘎——”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竖了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四条腿向前飞奔。

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面来回地跳舞。

凤仙花仰起了红通通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

她们亲亲热热地接吻，一下、一下、又一下。

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她们大吃一惊，赶忙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的飞远了。

“倒霉，扑了一个空！——她们比耗子聪明得多。”但是

猫没肯轻放过她们，只停了一秒钟，跳起身来就追赶过去了。

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似的。

现在黄蝴蝶一歪一斜地，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张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

“哈，她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差半尺。

黄蝴蝶飞走了。

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

“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

白蝴蝶飞走了。

“呼——嘘——”猫头上渗出了汗。他自己安慰自己，“险些儿到了手！她们逃不掉的！”

这时候，黄蝴蝶又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

“可恶，她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恼火起来，“她想欺侮我吗？好，有她好看的！”

猫弓起了身子，沿着一排夹竹桃紧挨着走，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他，轻轻地、悄悄地跑上前去。

“他打埋伏呢！”黄蝴蝶好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

猫看看愈挨愈近，不到两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成了！”

不，不成！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啦！

黄蝴蝶惬意地飞走了。

猫望着黄蝴蝶在马缨花树的枝旁，绕了两匝，才直向高空飞去。他叹了口气：“她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

他烦恼得很。

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

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

他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色，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样地射过去，射中她。

一、二、三！飞！

猫自以为在飞，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他正在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他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

他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她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爪子里头掉下来。

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姊妹那样地并肩飞着。她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得够了，就在一行青翠的柏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儿，向西面飞去。

“我不放过她们！我发誓，我一个也不放过！”猫像个疯子，不好好地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到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

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

“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想一想——啊唷！”她冷不防地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她那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她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

“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儿低声说。

“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儿回答说。

上了年纪的黄杨老头儿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

“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两棵小草儿不服气，争论起来。

“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个‘油料作物姑娘’呢！”黄杨老头儿说完，驼着背，闭紧嘴，铁青了脸，再也不愿意多说了。

可是两棵小草儿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说几句话，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

“啊啊，这个名字多古怪！一连串难念得很！”

“哦哦，这个名字儿倒新鲜，只可惜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忿怒地喊着：“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

“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你算得什么，你是公鸡？哼！还不是冒牌的东西！”猫一边乱奔

乱窜，一边回头来狠狠地回嘴。

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
“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嘿，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

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

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

“要是我能够飞——”他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在平时他照例要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现在他什么也懒得干了。

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

她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地学习。她是有名的建筑师。

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她。她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棵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她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淘气的一只猫。

“大概又在闯祸了吧，”喜鹊想。“啊，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

她看见猫没精打彩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可是猫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己得意的样子，一股烟似的溜过去了。

猫一直溜到湖旁边。

沿着湖岸，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像一座耸起的绿屏风，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

猫没看见鸭子正在湖里洗澡，四周静悄悄的，觉得很无聊，而且有点儿疲倦：“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

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树荫下，猫睡着了。

他做着梦。

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他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他就飞起来捉住了她。“啊呜”一口，干脆把她吞掉了：“哼！谁叫你的两个姊姊戏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

秋风带着一点儿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

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叽哩咕噜地说着梦话：“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的东西，别吵闹吧，我不来难为你们。嗨，我困呐，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儿，睡得可真香呀！

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明明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的时间。”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儿打在他头上。

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又叽哩咕噜地说：“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噢，恐怕我是在做梦吧。”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吓！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吧。”

他拉开嗓门儿，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

呱呱叫，呱呱叫，
我是一只大花猫，
我是天下大好佬！

叮叮当，叮叮当，
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
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

唧唧喳喳，唧唧喳喳，

.....

“呷呷！呷呷！”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

她听到猫的歌曲，想称赞他“调门儿不错”！还想向他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老王卖瓜，自赞自夸。”另外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他商量商量。

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他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不管扁嘴也好，圆嘴也好，叫绰号总是不正经。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好吧，我们不谈这些。刚才我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儿不错；可是歌词儿……”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你爱听歌？”

“我爱听。——不过……”鸭子的话没说完。

猫又插嘴了：“我为你再唱一个，你想听？”

“谢谢你！我用心听。”

猫又拉开嗓门儿：

唧唧喳，唧唧喳，

那边来了一个啥？

原来是只扁嘴鸭！

“喏，你又来了！”鸭子很不高兴。“你仿佛就是野山村上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妙乎！妙乎！”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

鸭子接下去说：“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嗷呀！嗷呀！”猫捧着头喊起来。

“什么事？可是牙齿痛？”

“头痛!”猫半真半假地说。“讨厌的‘大扫除’，我一听到这三个字就头痛。”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猫装做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地、冷冰冰地说：“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

鸭子觉得很奇怪。“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你管不着！”猫抹了一下胡子。

鸭子也有点儿生气了，她难得激动得这个样子。“你，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你是女教师？女辅导员？”猫毫不讲理地说。

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

猫眼睛滴溜溜地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喂，你慢走，我们再谈谈。”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鸭子真的要走了。

“喂，你瞧，谁来了？”猫的眼光真好，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

鸭子忽然想起来了。“啊哟！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啦！”

“他们是谁？”

“还不是鹅大姊、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觉得十分扫兴，原来他打算开鸭子玩笑的，现在这计划像膨胀得很大的胰子泡，“瘪的”破了。

没一会儿，看清楚了，两个黑影儿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再见！”鸭子还是很有礼貌地躬一躬身子走了。

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

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她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

“呶呶！”她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很对不起哪！我没早一点儿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猫嚼了一口草，把它吐出去。

鸭子耳朵不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

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急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

鸭子一听得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

“呶——呶——”意思是说，“你们看——吧——”

“请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公鸡的嗓子真响亮，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

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他不佩服公鸡，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唱的总是“喔喔啼”的老调。他不喜欢。猫自以为他的“妙乎！妙乎！”比公鸡强得多。

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地走回村庄去了。

猫独个儿蹲在槐树底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

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

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起来，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

“你的话说得有理，我同意。”这嘶哑的是鹅的声音。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她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甬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这响亮的是公鸡的声音。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儿也红了。“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所以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鹅昂起了头说，她的脖子多长啊。“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鸡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对。我们去好好地邀请他。”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我们要客气些说，耐性些说。”鸭子叮嘱大家。她想轻